

彭丽君 著



柳如是

中国第一名姬

海南出版社

柳如是

彭丽君 著

(下)

海南出版社

柳如是——中国第一名姬

彭丽君 著

责任编辑：林珂

封面设计：廖新松

封面题字：徐恒淦

*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105.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20 号)

★

四川成都老年事业印刷厂印刷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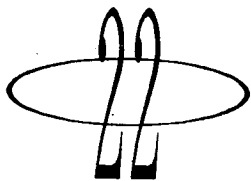
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4

字数 550 千 印数：1—5000

ISBN7-80617-869-4/1·144

定价：35.80 元（上、下册）



新人旧人

天快黑了，凤仙简直不敢回去面对影怜。宋轶文像附在影怜身上的鬼魂，一天天吸干她身上的活力，使她形销骨蚀。影怜好像并不关心今后，似乎宋轶文不来，她这辈子就结束了。

宋辕文一门心思只顾做学问，父母也不打搅他，一手替他操办了婚事。他木偶般地做了新郎，直到撩开新娘的头盖才恍然大悟。宋辕文呆呆的，昨天还一个人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可是突然之间他就成了新郎。晓韵双目半羞半闭，看着他，好像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他，他会给她一生一世的幸福。“嗯。”宋辕文想牵她的手，晓韵已不是小姑娘了，眼睛水灵灵的，皮肤鲜嫩得像刚摘来的桃子，亭亭玉立，美丽娴静。两人脸对着脸，时光倒流过去。从前，他们常常这样。一块念书，一块吃饭，直到她十岁才离开。他欣赏地从上至下打量晓韵，从心里佩服母亲的眼力。

“文哥，快啊，帮我整整衣衫。”按照习俗，揭下盖头后，两人有独处片刻的时间。他伸手过去，触到她柔软的身体，蓦然间，想起了影怜，手停在空中，心被蛰了一下。他不记得除了影怜外，还可以亲近别的女人，尽管他们青梅竹马。他嗫嚅着站在原地没有动。镜子里的晓韵，宛若天仙，风情万种，像一朵洁白无瑕的花。如果，如果什么呢？人的看法会变，以前他从来不知道她已长成一个漂亮的姑娘。

闹洞房了。一对新人被推来搡去，成了众人的开心果。宋辕文不得不用身体来保护晓韵。当他们的手一碰在一起时，一种亲切的感觉就回来了。宋辕文半睡半醒，新娘一会成了影怜，一会又是晓韵，搞不清哪一个才真实。

直到夜半了，宋辕文才在父母的带领下，笑容可掬地送走了所有尽兴而归的客人。母亲附着他的耳朵，如此这般交待几句！父亲本想打趣他，但看他已是倦容满面，就忍了。

当一切归于平静后，宋轶文才清醒过来，他怔怔立在原地。这之前，梦里怀里的新娘都是影怜。可是，他简直被捉弄了。现在，他必须去找影怜，把这些天的离愁别绪，还有这突如其来的婚事告诉影怜。

“文哥，我怎么办？”当他的手触到门闩的时候，一个声音在唤他。那是晓韵，月光底下成了一个皎洁的影子。宋轶文心软了。晓韵碰碰他的手腕。宋轶文这才发现人都走了，只剩他俩。

“你怎么出来了？瞧，今晚月色真好，咱们就在院里走走吧？”他不能丢下晓韵。

“好的。”晓韵的声音非常柔和，宋轶文发觉她和影怜有些相像。

“文哥，可以吗？”她拉着他的手，“我冷。”他一下就想往事，每次她冷的时候，他就伸开双臂抱住她。“我娘生我的时候，是不是掉进冰洞里去了？为什么我总是没完没了的冷。”有一次她在他怀里问他。“幸亏你娘掉进冰洞，不然你怎么要我抱你啊？”宋轶文还记得，晓韵头上总是插着花，抱着她的感觉真好。此刻，她的头在他鼻子底下晃动，他还依稀闻到往日的香味。她的手凉凉地，在他掌心里。

“长大了，我真怀念过去。”晓韵情不自禁说，说完仰起头，眼睛亮晶晶的，发丝触到他的脸，痒痒的。

“是啊，”他伸出一个手指头在她脸上刮了一下。她的皮肤真嫩，他像碰到了婴儿一般。他笑了一下，看到她眼里的月亮，一个小小的白点，“月宫在你眼里，”他说。

“我是嫦娥，你是后羿，好不好？”晓韵闭上眼睛，头靠在他肩上，“文哥，信不信，我从来没有忘过你？童年的记忆那么深，它们就像我心里流淌的小溪，一遍又一遍地把过去重复给我听。当

然，你和我不一样。有过女人了吧！她漂亮吗？”晓韵出人意料地问他，并没有转过头，眼睛望着远处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他把她的手握得紧些，既然话已挑明，他不想瞒她。

“你母亲生日那天，你缺席。文哥，只有女人才有这个力量。母亲生养了我们，可是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远远超过养育之恩。”他把她拉过来，面对他：

“晓韵，你是个聪明、美丽的姑娘，我配不上你。”

“你是说，你要娶她？”宋辕文坚定地点头。

“文哥，你想过没有，你的父母不接纳她，你怎么和她成婚？”

“现在不行，将来会。”

“将来，什么时间，再过三年？”晓韵的声音发颤。这个打击实在太残忍了。今天，是她大喜的日子，可是丈夫心里的人却不是她。但她已成了他的新娘，那是她梦寐以求的。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

“可我们刚成亲啊。”

“那不关我的事！”

“你怎还像孩子啊？”晓韵把他的头抱在怀里。“我理解你。如果你娶了别人，我的心情一定会和你一样。文哥，世上没有两全齐美的事。我答应你，以后娶她回来，即使让我做小也行，好吗？”

“你为什么要这样？”他把她拉进怀里，找到她的眼睛。“因为女人迟早要嫁人，因为我喜欢你，就这样！告诉我，没有认识她之前，你想过我吗？”

“瞧，有一次我把你从那座小桥上挤下水，我还脱了衣服裹住你，抱你回家。”

“是的，我的身子被你看了去，我就发誓非你不嫁。”

“那时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

“说什么呢，文哥？这话应该你说。”宋轶文贴住她的脸，听得见她的心跳，她的手也渐渐暖和了。他把她的手拿到嘴上去哈气，更紧地抱住她，“还冷吗？”

“不！”

“知道吧，如果你要做我的妻子，我抗拒不了你。不是其它原因，仅仅是因为你。”

“哦，我多么高兴能做你的妻子。如果我拒绝那女人，你今晚一定会临阵出逃吧？”宋轶文点头，晓韵真正打动他、改变他的，正是她那博大的胸怀。

“男人哪个不是三妻六妾？为什么我要拒绝她呢？”她笑着推了他一把。

“她一定很美，但出身不太好吧？”她小心翼翼问他。同她说话简直不需要转弯抹角，宋轶文差不多想亲亲她了。

“以后娶回来你自己看。咱们不谈她，你只要记住我在你之前喜欢她，你答应让我娶她，于是，我改变了初衷。”宋轶文知道自己的话很刻毒，但他不想欺骗她，明人不做暗事。

“晓韵，其实我一直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娶她。虽然我很喜欢她，但我并不是她的第一和唯一的男人。我千百次对她说过我不计较她的过去，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要陷入矛盾了。其实，男人把女人的贞操看得很重。尽管他们不断地放纵自己，四处风流。为什么我不是她唯一的男人？为什么我铭心刻骨地忘不了她？如果我忘了她，只有你一个多好！”

他痛苦地抵住她的额头，“她怎么样了，还好吗？我不停地问自己，魂牵梦萦。可我不能去看她，我答应过她，中举了回去娶她。”

原来她是娼妓，晓韵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层。其实，她应该想到的，从宋轶文母亲哪儿，从他留宿不归这件事上。他的手已经抚过那个女子，他的嘴上还有她的余温。而且，晓韵从来不知道男女之间的事。这之前，她认为那女子和轶文的关系像他们一样，属于内心的，连手指都不曾碰过，可事实上不是。如果这一切发生在她之后，她一定容忍她，错就错在她抢前了一步。谁说只有男人看重第一啊？女人也一样。

“文哥，告诉我，你们什么都没有做，”晓韵还想自欺欺人。宋轶文立刻粉碎了她的梦，“她事实上早就是我的妻子，我们只缺一个形式。”

“你骗我！还有你的母亲也骗我！”她挣脱他的怀抱：“你为我想过没有？我清清白白地等你，可你却在外面为所欲为。事前你为什么什么不告诉我？”

“我没有骗你，我从来没想过要娶你。我很抱歉，你可以回家去。”

“回家？！谈何容易！我已经明媒正娶成了你家媳妇。”她泪流满面，悲痛欲绝。他想为她拭干泪水，他还没有碰到她，她马上说：“走开，不要碰我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他觉得自己好像犯了罪，成了刽子手。“不知道！也许我会认命，也许我会说服母亲接我回家。”她望望他，还不甘心。

“她什么地方让你着迷啊？”他摇摇头，他从来没有想清楚过这个问题。

“晓韵，如果你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亭亭玉立，美丽绝伦，像现在这样。或许我就不需要认识她了。但，印象里的你多么小啊，喜欢一个人也是缘份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可我为什么从小就喜欢你？”她迷惘得不能解释，她心里有个声音在喊：“原谅他吧！”

“我比你大，更重要的是你没有结识男孩子的机会，你把我美化了。”他温柔地替她把刘海撩上去。

“你可以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什么都不用说，等生米做成熟饭，再娶她回来，我还满以为我是你的第一个。”她眼里含着泪，但这次没流出来。

“晓韵，你很可爱，以前我怎么没有发觉？”

“发觉了又怎样？”

“现在，我才知道，男人为什么要三妻六妾。其实，女人好似花，试问百花园里的花你能只喜欢一种吗？”他突然把她拉过来。“不，晓韵，我只要你一朵。”

“她呢？不要了？”晓韵退后一步，虽然还在矛盾中挣扎，可已不像才听时那样冲动。“如果我说不要，你一定不会信，我答应你，娶你三年之内，不找她。三年后，她还是单身一人，那时再娶她。还不好？”

“辕文啊，辕文！”她使劲地在他身上搔。“我要怎样才能拒绝你呢？你是我命里的克星，哭笑都为你。”

“答应我，让我把今天晚上留给她！”

“答应我，过完这个晚上，不要再离开我。”晓韵在宋辕文的怀里哭泣，那湿湿的泪，使他想起影怜屋里的红烛。

宋辕文走回屋，提起笔来，开始作诗。

浣溪沙

彻夜清霜透玉台。夕香销尽博山灰。声声飞雁五更催。满地西风天欲晓，半帘残月梦初回。十年消

息上心来。

雪

半似三春杨柳花。趁风知道落谁家。黄昏点点
湿窗纱。何幸凤鞋亲得踏，可怜红袖故相遮。人间冷
处岂留他。

这天晚上，宋辕文彻夜未眠，直到五更鸡叫，他写成了这两首诗，折好，放进自己儿时的一件内衣里，压在一只旧箱子底下，才上床迷糊了一会儿。

两天后，陈亮在嘉定买了一车布匹，买了几件首饰，准备打道回吴江。他一边喂马，一边看着摆摊的那个人，觉得眼熟，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那人也在看他。突然那人站起来，走到他面前。“你是宋公子家的吧？”陈亮恍然大悟：“你是杨姑娘家的，怎么也到了这儿？”马成掏出已经揉皱了信，递给他：“你一定把它交给你家公子，不然我一辈子心都不安。”陈亮不想接，可看他一脸惭愧的样子，知道他做了亏心事，勉强接过来。“我家公子成亲了，新娘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”他告诉马成。马成干笑两声，他早知道结局了。陈亮见他无兴趣，不便再说，跳上马车，扬起鞭子。马成刚一离开，马车卷起一股灰尘，把路都遮了。

“天杀的马成，到底死到哪里去了？”凤仙走了两里多路，仍然没有马成的踪影。都五天了，影怜虽然没有说话，可她不能吃，不能睡，人比生病时还瘦。凤仙知道她为宋辕文正在受着煎熬，没有人安慰得了她。相比之下，马成的走却让她轻松，她再也不受他的蹂躏了，尤其在她心力交瘁的时候，马成从来不放过了她。

天快黑了，凤仙简直不敢回去面对影怜。宋辕文像附在影怜

身上的鬼魂，一天天吸干她身上的活力，使她形销骨立，越来越不像人。凤仙从来没有动过真情，收了钱，完事后就分手，她甚至有时候连对方的脸都没有看清过。他出钱，她出身体，然后享受快乐，公平交易。凤仙有几次想把马成的事告诉影怜，想劝她像她一样等于遭了狗咬，把宋辕文忘了，重新开始。可她难以启齿，凤仙天天望着窗外那条大路，眼睛都要穿了。如果宋辕文再不来，她们只好离开吴江。影怜好像并不关心今后，似乎宋辕文不来，她这辈子就结束了。其实，多得很的男人想她，只要愿意，大把的银子就会滚进来，而且夜夜歌舞升平，纸醉金迷。

凤仙还没有进门，就看到影怜那张瘦脸。凤仙奇怪她哪来的力量，饭都没有吃，换了她，早就昏过去了。况且，她的病一直都没有好，宋辕文走后，服药也不见效。

“凤仙，收拾好，明天回归家院。”她刚踏进屋，影怜连头都没有回。

“联系好啦？”两天前，影怜派人去了一趟归家院。

“没有地方可去，就在那儿小住，过一阵再说。”凤仙发觉她在侧耳倾听，大路上好像有马蹄声。“但愿宋公子来了，”凤仙暗暗想，不敢睁开眼睛。“你干什么？”听见影怜问她，她转过身来，知道希望又落空了。影怜似乎下了决心，对凤仙说：“去吧，生一盆火来。我脸上有鬼啊，看你惊奇的样子。有些东西不能带走，只好烧了。”影怜向她解释，语里透着一股寒气，她听着都心寒。

凤仙端火进来，看到床上放了一大堆衣服，还有一床被褥。“烧这？”她冲过去，护住那堆东西。“给我，好不好？”“不！”影怜拿一件丢进火里，“凤仙，你喜欢，我买新的给你。”说完又拿一件扔进火里，凤仙记起来了，这些衣物正是宋辕文来时她穿的，她记得刚扔进火里的那件，还是她躲在门缝里，偷看他们喝完杯酒时

穿的。火光映红了影怜的脸，被子太大，她用剪刀剪成几块，一块块朝火里扔。

“谢三宾来过？”自从那次后，影怜就把剪刀藏在枕头底下。“嗯。”她的睫毛一启一合的，看上去像两扇门。“你怎么不骗骗他？”凤仙把炉子移了移，免得火窜到床上。“开始我也这么想。人在无奈的时候，什么卑鄙手段都有。可我憎恨他那张嘴脸，一想到他会靠近我，我就像吞了绿头苍蝇一样恶心。”她自嘲说。

烧完衣服，她在古筝上拨了几个音，然后举起一把倭刀，劈断琴弦，断了琴身，将刀和琴一起扔进了湖里。这才对凤仙说：“把炉子搬出去，不要进来，让我一个人静静。”

凤仙刚出去，管家一把拉住了她，把她带到一个僻静的角落，紧张地说：“幸亏你回来了，我真怕她想不开。姑娘今天到过宋家，听说宋轶文要成亲了。”

“哦，”凤仙恍然大悟。“宋公子找上了富家千金，两人门当户对，当然不会要她。”管家撇撇嘴，“可惜她一两都没要过他的，他有的是钱。”

“王妈，你干吗损人啊？”

“丫头，知道什么？对男人最好要钱来得实在，什么爱啊恨的，到头来不过竹篮打水，一场空。当然，还有倒贴本的，结果呢——赔了夫人又折兵。”从那天晚上开始，王妈就一直伺机报复她，现在马成不在了，她早把他们的勾当看在眼里，幸灾乐祸地就说了来气她。“老东西，我早知道你没有安好心。瞧瞧你那张丝瓜脸，十匹马拉了都挤不出一两油来。敢情是你愿赔愿折还没人要！”王妈追着要打她。转念一想，自己都几十岁的人，有什么好吵的？再则不知影怜是否还带她走，将来的归宿还不知道在哪里，脚下就软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真是冤家路窄，王妈和凤仙又乘了同一辆轿子。开始彼此都不说话，后来王妈憋不住问她：“昨天晚上姑娘干什么？屋里的灯亮了一宿。”凤仙本不想理她，可她也需要谈谈。“她反复写着一首诗：‘行路难，不在山，不在水，只在人情变换间。’哎，王妈，你说她会不会死啊？不吃不喝的，整个人都变了形。”

“那是被情折磨的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她好奇地问。她就不知道，马成的离开使她反而有种解脱感，尽管说不定她还怀上了马成的孩子。

“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，我曾经同她一样。瞧，”王妈拉开花白的头发让她看，凤仙看到有一块月形牙的疤。“我不想活，可被救了下来。”

“爱上一个人就好比下了地狱吗？”她惊骇地问。

“不全是。开始的时候很甜，人也变得很美，眼前尽是阳光和鲜花，你心里什么都容不下，只有他。后来，整个倒了过来，你会觉得生命简直成了累赘。好多年后，你熬过来了，从天上回到地下，你会感觉到他不过是朵浪花，虽然逝去了，却留在了心里，总有那么一点点甜和苦。”

“哈！王妈，你还很内秀！”

“当然，男人不喜欢绣花枕头。其实，宋公子真喜欢姑娘，男人都这样，吃着碗里的，想着锅里的。姑娘人漂亮，学问又好，就是心比天高。我看她这一生要历尽磨难。”

“怎么，你连画舫一起烧了？”

“是的，过去的我，连同画舫一起死掉了。你读的书多，看过《章台柳》的故事，杨柳相通。从现在起，我改名叫‘柳隐’。希望

从今后，我隐没在这个世界上。”

“孩子，你比我有勇气。”徐佛靠在窗前，柳隐躺在为她准备的床上。她又回来了，使徐佛感到欣慰，可她差不多成了一具尸骨，又使她担心。“好好养养，什么都别想。记住，生命只有一次。”她走过来，在床沿上坐下，拉住柳隐枯瘦无比的手。

“妈妈，当年你是怎么挺过来的？”她终于流泪了。

“恍恍惚惚的，仿佛末日到了。奇怪，我从来没有恨过他。时间把好的留下了，直到今天我仍然追忆他。”

“是啊，妈妈，我不恨他，我甚至理解他。我身陷泥潭，嫁给他只能玷污他。我感谢他，让我度过一段难忘的岁月。对于我们这种人，没有天长地久，对不对？”她啜泣着，枕上湿了一片，脸因为发烧，红得烫人。徐佛摸摸她的额头：“不要再想了，你有病，先治好病，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。你才十五岁，太阳才刚刚升起呢。”

“妈妈，知道吧，我就在门前那棵红豆树下认识的他。那天下午很美，夕阳的余晖染红了半边天际。他站在我的面前，侷促得像个孩子。那时，我刚从周府出来，对人生充满了绝望。他对于我，好像一幅画那样不真实。后来，他天天到画舫找我，他的真情打动了，可我仍然不信他，直到他跳了白龙潭。”她笑笑，“我以为男人连生命都可以奉献给你，感情一定是真的。妈妈，你知道我上画舫的目的，就是想找一个可靠的人成家。就在几天前，我们还打算等他进京中举后，就回来娶我。他亲口对我说我是他的生命，没有我就没有他。我信了他，一心一意地等他。可昨天，我才知道那一切都是谎言，”泪水汹涌而下。“他不该把我带进他的世界，我拒绝他的，从一开始就拒绝。其实，那时，我对什么都不抱希望，只想挣钱，挣很多钱，男人对于我，不过是钱票。为什么我坚持不下去啊？我是不大会动情的。我尽可以刮尽他身上的

钱，像玩弄一只抓在掌上的老鼠一样，可我没要过他一文钱，伸手向自己心喜的人要钱，即使最真的情也变成假的了。”

“嗯，”徐佛颇有同感。“影怜，不，柳隐！听我说，他成亲自有他的原因。你要相信他当时对你的感情是真的，即使现在转移了。婚姻靠缘份，上天没有给你们安排下，你们永远都走不在一起，做人最难得的是问心无愧。有一天我们老了，反省一生的时候，我们会无比安然。人一生可以做的事很多，情仅仅是生活的一部份。如果没有归家院，如果没有大量的事要做，我早就魂归天外了。你瞧，这些年我不是好好的活过来了吗？听我的话，试一试，每个人都有潜在的才能，况且，你本身就是个才女。知道吗，你的《西湖八绝》、《咏寒柳》两首词已经唱遍大江南北。有一位叫陈子龙的，写了一首诗，嘱咐我一定交给你瞧瞧。”她变戏法似地拿了一张纸出来。“我不看，妈妈。我一定听你的话，至少是为了忘却。”柳隐闭上眼睛。徐佛不管她，自个儿念道：

各有伤心两未知，尝疑玉女不相思。

芝田馆里应惆怅，枉恨明珠入梦迟。

“怎样？”徐佛问她。徐佛本是才女，对陈子龙推崇备至，才答应把诗转交给柳隐。

“望尘莫及。可惜我没有心情，男人玩这种游戏，不过是找个女人来启发灵感。”她坐起来，从徐佛手上拿过来撕得粉碎，向空中扔了。

徐佛说：“他不是宋轶文。花有几样红，人与人不同，不能一概而论。”

“那么，你为什么还不找个人嫁？是不是也因噎废食？”

“不是，我要成家，等到三十岁，他愿意等。”

“谁啊？”她细看徐佛，发现她比任何时候都美丽，连神情都是幸福的。

“谁有幸得到你的芳心啊？妈妈，你眼力不错，你是女人中的佼佼者。”她扑进徐佛怀里，“我要怎样感谢你啊，你总是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收留我。并且，使我看到光明。”

“没有你们，就没有我的今天，每一个我培养过、帮助过的女子都让我的财富增长。你信不信，当初我有意送你到相府，我算到有一天你会回来，使归家院名声大振，结果不出所料。再过几年，我就三十岁了，如果你愿意，我把归家院交给你，好不好？在这行当时间长了，就想洗手不干了。真的，说不定有一天我会进入寺院，了却余生。”

“那黄老爷怎么办？”

“啊，你还那么天真。我问你，当初宋辕文是怎样对你说的？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。在你没有走进洞房前，玄乎得很。归家院的事，怎样？你考虑好了答复我。”

“妈妈，我不会干这种营生，我憎恨在男人面前卖笑。我被周家卖进来，万不得已，才走上这条路，可我没有一天不想摆脱它。我相信到这里来的姑娘大多不情愿，我自己都不愿做的事，我怎么能逼迫她们去干呢？”

“算我没有说，”徐佛宽容地拍拍她的脸颊。

“告诉我，在江上见到玉馨没有？”

“哦，妈妈，你为什么不让她回来？”

“她回来干什么？没有一个男人愿意接纳她，她早已是昨日黄花了。”

“哦，明天我成了昨日黄花，你也不会接纳我了。所以，我必